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卷十三

化化本無涯
信精靈能變幻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
不樂害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大燈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
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要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
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上得像



將知州盛了屍首一面差緝捕公人四下裏搜捉張鷟下吉一面商議具表奏聞朝廷只因此起有分教大開河北鼎沸東京朝廷起兵發馬收捉不得直惹出一位正直大臣治國安民正是那將左道妖邪術說誘如龍似虎人畢竟表奏朝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君起早時臣起早
多少山中高臥人

左痴師大惱住吳張
趕人朝門天未曉
不听朝鐘直到老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君起早時臣起早

多少山中高臥人

不听朝鐘直到老

左痴師大惱住吳張

趕人朝門天未曉

不听朝鐘直到老

且說鄭州官吏具表上奏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就將表文在御案上展開看了遂問兩班文武道鄭州知州被妖人殺害卿等當以剿捕祛除道猶未了忽見太史院官出班奏道夜來妖星出現正始雙魚宮下臨魏地主有妖人作亂乞我皇上聖鑒早為准備仁宗皇帝曰鄭州新有此事太史又奏妖星出現事干利害卿等當預為區處眾卿其奏道目今南衙開封府缺知府須得揀選清廉明正之人任之庶可表率四方祛除妖佞仁宗皇帝問誰人可去任開封府眾官奏道龍圖閣待制包拯字希仁戶州合肥人也為人剛正無私不輕一笑有人見他笑的如見黃河清一般必須此人可任此職仁宗准奏教宣至殿前起居畢命卽日到任包拯謝了恩

出來開封府祇候人等迎至本府免不得交割牌印即日陞所行文書下
 東京并所屬州縣令百姓五家為一甲五七二十五家為一保不許安歇
 游手好閑之人在家宿歇如有外方之人須要詢問鄉貫來歷各處客店
 不許容留單身客人東京木小有二十八座門各門張挂榜文明白曉諭
 百姓們都燒香頂禮道好個龍圖包相公治得開封府一郡人民無不歡
 喜真個是

兩行吏立春冰上

鬼魅潛形愁洞焰

一郡民居寶鏡中
 臯親斂手避威風

那行人讓路鼓腹謳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肅靜了一個東京不在話下
 却說那後水巷裏有一個經紀人姓任名遷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小大
 一哥乃是五執行裏人何謂五執行

賣麪的喚做湯熟

賣餅的喚做醃熟

賣餛飩兒的喚做油熟

賣燒餅的喚做火熟
 賣炊餅的喚做氣熟

這小大一哥是個好經紀人去在行販中爭強奪勝在家申做了一口賣
 的行貨都裝在架子上把炊餅燒餅饅頭餛飩糕裝停當了那小大二哥
 挑着担子出到馬行街十字路口歇下担子把門面鋪了和一般經紀人
 厮叫了去架子後取一條三脚凳子方纔坐得下只听得厮郎叱地响一
 声一個人逕奔到架子邊來却不是買炊餅的看那厮郎叱地的此物喚
 做隨速殿家又喚做法環是那解厭法師搖着做招牌的那法師搖着法
 環走來任遷架子邊看着任遷道招財來利市來和合來把錢來任遷忍
 不住笑着那解厭法師身材矮小又痴了一隻腿一步高一歩低頭巾
 沒額頂上破了露出頭髮來一似亂草披領破布衫穿着舊布褲一似獅
 子脚穿破行纏斷耳蒜鞋腰裏繫一條無鬚皂絲任遷道厭師仔細焙管
 地下不要踏了老鼠尾巴已牌前後來解厭好不知早晚痴師道我也說
 出來得早了只討得三文錢任遷道何不晚些出來痴師道哥叱莫怪我
 娘兒兩個在破窩裏住此時兀自沒早飯得吃胡亂與我一文錢湊羅些
 米娘兒們熬粥充飢任遷見他說得苦惱了要與他一文錢去腰裏摸一

摸看却不會帶得出來看着那師道我有錢也不爭這一文錢今日未曾發市那師見他說沒錢便問道哥七炊餅怎的賣任遷道大的兩文錢一個小的一文錢一個那師便去懷中取出三文錢來攤在盤中道哥七賣個炊餅與我娘吃任遷收了兩文錢把一文錢還了那師道我也只當發市將這一文捨施你那師得了一文錢藏在懷中任遷去蒸籠裏取一個大一個小遞與那師七七伸手來接任遷看他的手臉七七黑賊七地道不知他幾日不曾洗的那師接那炊餅在手裏看一看撿一撿看着任遷道哥七我娘八十歲如何吃得這般硬餅換個饅頭與我任遷道弄得臉七七別人看見須不要了安在前頭差兒裏再去蒸籠內拈一個饅頭與他那師接得在手裏又撿一撿問任遷道哥七裏面有什麼任遷道一包精肉在內左那師道哥七我娘吃長素如何吃得換一個砂餛與我任遷道未曾發市撞着這個男女待不換與他只見架子邊有許多人熱鬧只得忍氣吞舌又換一個砂餛與他那師又接在手撿一撿道如何吃得飽只換一個炊餅與我罷任遷看了焦燥起來可知教你忍飢受餓

只賣得你兩文錢倒壞了三個行貨這番不換了那師道哥七休要焦燥兩個炊餅如何吃得我娘兒兩個飽不如只糴米煮粥吃罷去架子上捉了銅錢看着架子上吹口氣便走任遷道耐這厮壞了我三個行貨你待走那裏去便來打那那師忽然立住了脚尋思道這等一個模樣吃得幾拳頭脚尖若是有些一差二悞倒打人命官司只好饒他罷休回過身來到架子邊定時打一看時任遷只叫得苦一架子饅頭炊餅都變做浮炭也似黑的有詩為証

炊餅饅頭隨意換

弄得臉七七不好看

鄉下老兒也憎嫌

要買除非是瞎漢

任遷大怒道這厮惱了我半日又壞了一架子這一日道路罷了正是和他性命相博分付一般經紀人看着架子揜拳拽步向前來趕那師後生家心性趕了半日不見欲待回來只听得前頭厮郎七响聲任遷道莫非是那厮望前頭直趕來看又不見番來覆去直趕到安上大門樓下見一夥人圍着一個肉案子門前看任遷道這是我相識張屠家

中不知做甚的有這許多人立住了脚去人叢裏望一望只見一個婆子倒在地上一個後生扶着口中不住叫娘叫了半個時辰醒來婆子緊着的閉着眼不肯開後生道娘你放鬆些開了眼婆子道快扶我歸去後生道你開眼婆子道我怕了開不得後生扶了婆子自去了任遷道不知這婆子因甚倒在這里只見張屠道眾人散開投甚好看任遷認得本人姓張名琪排行第一任遷道一郎多時不見張屠道任大哥那里去來任遷道幹些閒事張屠道任大哥入來我告訴你任遷入去問張屠道門首做什及這等熱鬧張屠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的事方纔一個痴脚的道人上裹破頭巾身穿破布衫手中拿着法環口中道招财來利市來和合來把錢來我道痴師你好不知早晚想是你家沒有天牕痴師听了道沒錢便罷休却取笑我怎的不想看挂子在案子上的猪頭摸一摸口中動舌的不知說些什及搖着法環自去了我也不把他爲事側首院子裏做花兒的翟二郎定下這個猪頭却教他娘來取我除下猪頭與他這猪頭扎眼扎眉張開口把婆子一口咬住驚死那婆子在地我慌忙教小

博士叫他兒子來想是救得他活若是有些山高水低倒要吃他一場官事他兒子提起這猪頭看時又沒一些動靜翟二郎道老人家自眼花了何曾見死的猪頭扎眼扎眉方纔扶了娘去任遷听了把適間痴師買炊餅的事從頭至尾對張屠說了一遍張屠道作怪也說猶未了只听得法環响任遷道這厮兀自在前面張屠道壞了你炊餅不打緊也不甚利害爭些兒教我與婆子償命不須你動手待我捉這厮打一頓好的任遷道我和你同去趕那厮兩個拽開脚步來趕痴師趕了半日不見張屠看着任遷道如何是好若還趕着斷無干休如今趕他不上回去了罷却待要回又听得法環响又趕了五六里出安上大門約有十餘里路了听得法環响只是趕不着兩個却待要回只見市稍頭一個素麪店門前一個人拿着一條棒打一個漢子張屠却認得是賣麪的吳三郎張屠道三郎息怒看我面饒恕他罷吳三郎住了手道一店人要麪吃了趕路教他去燒火橫也燒不着直也燒不着半日不能得鍋內熱人都走了去似恁般做生意時不如折了店面罷定教他皮開肉綻張屠道看我面罷休吳三

郎道你今朝不是日分出來閒走張屠遂把適絕痴師的典故一說出一遍吳三郎听罷呆了道恁的我便錯打了他你兩個听我說我當着灶上只見一個痴師播着法環到我門前叫道招財來利市來和合來把錢來我手中正忙我道你也沒早晚日中出來解厭晚些出來怕鬼捉了你去我沒零碎錢且空過這一遭只見他看着我鍋中吹口氣兒便走了去他轉了背我叫小博士去燒火却如何燒着得有兩頓飯久只是燒不着許多吃麪的人等不得都走散了我因此上打他若不是你們說時我那里知道耐這廝却是毒害壞了我一日賣賣正說之間只听得法環响吳三郎望一望見痴師在前面一路搖將來吳三郎在遷張屠三個一齊道我們去趕痴師也見三個人來趕急便走只因他三個來趕痴師有分到一個冷靜佛門見一件蹊蹶作怪的事正是開天闢地不曾聞從古至今希罕見畢竟三人趕痴師到何處見甚事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莫坡寺痴師入佛肚

任吳張夢受聖姑法

炊餅皆烏火不燒

猪頭扎眼術能高

只因要捉痴師去

致使三人遇女妖

話說當下痴師見任吳張三人趕來急便走緊趕緊走慢趕慢走不趕不走三人只是趕不上張屠道且看他下落却和他理會不妨三人離了京城行了一二十里趕到一個去處叫做蚊虻莫坡那條路真個冷靜有一座寺叫做莫坡寺只見痴師逕走入莫坡寺中去了張屠道好了他走了死路了看他那里去我們如今三路去趕任遷道說得是吳三郎從中間去趕張屠從左廊入去趕任遷從右廊入去趕痴師見三人分三路來趕逕奔上佛殿爬上供桌踏着佛手爬上佛肩雙手捧着佛頭三人齊趕上佛殿看着痴師道你好下的下來你若不下來我們自上佛身拖你下來痴師道苦也佛救我則個只見痴師把佛頭只一擻那佛頭骨碌碌滾將下來痴師便將身早鑽入佛肚子裏去了張屠道却不作怪佛肚裏沒

有路你鑽入去則甚終不成罷了張屠爬上供桌踏着佛手盤上佛肩雙手扳着佛腔子望一望裏面黑暗處的只見佛腔子中伸出一隻手來把張屠劈角兒揪住張屠倒跌入佛肚裏去了吳三郎任遷叫聲苦不知高低兩個計較道怎的好任遷道不妨事我且上去看一看便知分曉吳三郎道小大一哥放仔細些休要也入去了任遷道我不比張一郎即時爬上供桌踏着佛手盤在佛肩上手扳着佛腔子望裏面時只見黑暗處的叫道張一郎你在那里叫時不應只見一隻手伸出來一把揪住任遷吃了驚連聲叫道親爹也活爹也可惜見饒了我再也不敢來趕你了我特來問你要炊餅要饅頭沙餛我便送將來與你吃只見任遷頭向下脚向上倒撞入佛肚裏去了吳三郎看了道苦呀他兩個都跌入佛肚裏去我却如何獨自歸去得欲待上去望一望看只怕也跌入去了欲待自要回去這兩個性命如何沒做道理處只得上去望一望爬上供桌手脚蘇麻抖做一堆不敢上去尋思半晌沒奈何只得踏着佛手扳着佛腔子欲待望一望又怕跌了下去欲進不得欲退不得吳三郎自思忖道

好沒奈何不去尋些硬物來將此佛來打破便救得他二人出來正待要下供桌却似有人在背後抱住了只一摔把吳三郎也跌下佛腔子裏去了一腳踏着任遷的頭任遷叫道踏着我的頭三郎道你是兀誰任遷應道我是任遷吳三郎道一郎在那里只見張琪應道在這裡任遷道吳三郎你如何也在這裡來了吳三郎道我上佛腔子來望你們一望却似一個人把我攔入佛肚裏來任遷道我也似一個人伸隻手劈角兒揪我入來張屠道我也是如此這揪我們的必然是那師他也要得我們好了四下裏攢着若摸得他見時我們且不要打他只教他扶我們三個出佛肚去他若不肯扶我們出去時不得不打他了當時三個人四下裏去摸却不見那師任遷道原來佛肚裏這等寬大我們行得一步走一步張屠道黑了如何行得任遷道我扶着你同行吳三郎道我也隨着你行迤邐行了半里來路張屠道却不作怪莫破寺殿裏能有得多少大佛肚裏到行了許多路正說之間忽見前面一點明亮吳三郎道這里原來有路又行了幾步看時見一座石門參差門縫裏射出一路亮來張屠向前用手推

關石門注目定睛只一看叫声好這里山青水綠樹密花繁好一個所在
吳三郎道誰知莫坡寺佛肚裏有此景致任遷道又無人烟何處可歸張
屠道不妨既有路必有人烟我們且行又行了二三里路見一所莊院但
見

名花灼灼嫩竹青
冷溪水焰入清陣
春風拂面暖
蒹葭寂靜銜
泥燕子翻風院
宇蕭疎弄舌流
鶯穿日騎犢
黃頭稚子吹
求短笛無腔
荷鋤黑休耕夫
唱出長歌有韻
羸馬瘦犬隔疎
籬亂吹行人面
山禽藏古木
古催過客

張屠道待我叫這個莊院當時張屠來叫道我們是過往客人迷踪失路
的只听得裏面應道來也七七門開處走出一個婆七來三個和婆七
叫了婆七還了禮問道你三位是那裏來的張屠道我三個是城中人
問道你三位是那裏來的張屠道我三個是城中人迷路到此一求問路
二來問莊裏有飯食回些吃婆七道我是村莊人家如何有飯食得賣若
過往客人到此便吃一頓飯何妨你們隨我入來三個隨婆七直進草廩

上木凳子上坐定婆七掇張子桌放在三個面前婆七道我看你們肚內
飢了一面安排飯食你們吃你們若吃得酒時一家先吃碗酒三個道
地感謝莊主婆七進裏面不多時拿了一壺酒安了三隻碗香噴噴的排
出一盤鹿肉來斟下三碗酒婆七道不比你們城市中酒好這里酒是杜
醵的胡亂當茶三個因趕痧師走得又飢又渴不曾吃得點心聞肉香氣
三個道好吃一人吃了兩碗酒婆七搬出飯來三個都吃飽了三人道感
謝莊主烙例納錢婆七道些少酒飯如何要錢一面收拾家火入去三人
正要謝別婆七求他指引出路只見莊門外一個人走入來三個看時不
是別人却是那張屠道被這廝高惱了我們半日你却在這里三
人急下草廩來却似鷹拳燕雀捉住痧師正待要打只見痧師叫道娘七
救我則個那婆七從莊裏走出來叫道你三人不得無禮這是我兒子
有事但看我面下草廩來教三人放了手再請三人入草廩坐了婆七道
我適間好意辦酒食相待如何見了我孩兒却要打他你們好沒道理張
屠道罪過莊主辦酒相待我們寔不知這痧師是莊主的孩兒奈他不近

道理若不看莊主面時打教他粉骨碎身婆道我孩兒做甚了你們
要打他張屠任遷吳三郎都把早間的事對婆道說了一遍婆道據三
位大郎說時都是我的兒子不是待我叫他求告了三位則個痴師走到
面前婆道三位大郎且看老拙之面饒他則個三人告婆道我等且
不願與他爭了只教他送我們出去便了婆道且請少坐我想你三人
都是有緣的人方到得這里既到得這里終不成只恁地回去罷了我都
有法術教你們一人學一件把去終身受用婆道看着痴師道你只除不
出去出去便要惹事直教三人來到這里你有甚法術教他三人看婆道
看着三人道我孩兒學得些劇術對你三人施呈則個三人道多謝婆道
痴師道請娘道法旨去腰間取出個葫荈兒來口中念道有詞喝声道疾
只見葫荈兒口裏倒出一道水來頃刻間波濤泛地眾人都道好痴師道
我收與哥們看漸道收那水入葫荈中去了張屠道告痴師詞喝声道
疾放出一道火來頃刻間烈焰燒天眾人又道好痴師道又漸道收那火入
葫荈中去了張屠道告痴師肯與我這個葫荈兒麼道我兒把這個

水火葫荈兒與了這個大郎痴師不敢逆婆道的意就將這水火葫荈兒
與了張屠道謝了痴師道我再有一劇術教你們看取出一張紙來剪
下一匹馬安在地上喝声道疾那紙馬立起身來尾搖一播頭擺一擺交
成通身雪練般一匹白馬有西江月詞一首為証

眼大頭高背穩昂七八尺身軀渾身毛片似銀堆焰夜玉獅無比雲錦
隊中曾養每聞伯樂嘶登山渡嶺去如飛直個日行千里

痴師騎上那馬喝一聲只見曳曳的從空而起良久那馬漸下地痴師
歇下馬來依然是匹紙馬痴師道那個大郎要吳三郎道我要看那個紙
馬兒法術則個痴師就將這紙馬兒與了吳三郎吳三郎謝了婆道看着
痴師道兩個大郎皆有法術了這個大郎如何痴師道娘道法旨本不敢
違但恐孩兒法力低小正說之間只見一個婦人走出來那婦人不是別
人正是胡永兒永兒與眾人道了萬福向着婆道告娘道奴道教這大
郎一件法術請娘道法旨婆道願觀聖作胡永兒入去撥一條板凳出
來安在草所前地上永兒騎在凳上口申念道有詞喝声道疾只見那凳子

變做一隻吊睛白額大虫這大虫怎生模樣有西江月詞爲証

項短身圓耳小吊睛白額雄威爪蹄輕展疾如飛跳澗如同平地剪尾
能驚麀鹿哮咆嚇教狐狸下莊雖勇怎生施子路縱強也難當

胡永兒騎着大虫叫声起那大虫便騰空而起喝声住那大虫漸下的下
來喝声疾只見那大虫依舊是條板凳婆道大郎你見玄任遷道告婆
婆已見了婆道吾女可傳這個法術與了任大郎胡永兒傳此法與任
遷任遷謝了婆道你三人各演一遍三人演得都會了婆道你三人
既有了法術我有一件事對你們說不知你三人肯依否張屠道告婆
不知告我們依甚的但說不妨婆道你們可牢記着他日貝州有事你
們可前來相助同享富貴張屠道既蒙婆分付他日定來貝州相助今
乞指引一條歸路回去則個婆道我教孩兒送你們入城中去茹師道
領法旨三個拜謝了婆道婆看着三人道我今日教孩兒暫送三位回
去明日可都來莫坡寺中相等三人辭別了婆道永兒當時茹師引着路
約行了半里許只見一座高山茹師與三人同上了山來茹師道大郎你

們望見京城玄張屠吳三郎任遷看時見京城在咫尺之間三人正看間
只見茹師猛可地把三人一推都跌下來瞥然驚覺却在佛殿上張屠正
疑之間只見吳三郎任遷也醒來張屠問道你兩個曾見什玄來吳三郎
道茹師教我們法術來你的葫荈兒在也不在張屠摸一摸看時有在懷
裏吳三郎道我的紙馬兒也在這里任遷道我學的是變大虫的呪語張
屠道我們似夢非夢那茹師和婆道并那胡永兒想都是異人只管說他
日異時可來貝州相助不知是何章故三人正沒做理會處只見佛殿背
後走出茹師來道你們且回去把本事法術記得明白明日却來寺中相
等當時三人辭了茹師各自歸家有詩爲証

逍遙蝴蝶真成幻

富貴南柯亦偶然

怎似夢中齊授法

等閒變化似神仙

當日無話次日吃早飯罷三人來莫坡寺裏上佛殿來看佛頭端然不動
三人往後殿來尋婆道和茹師却沒尋處張屠道我們回去罷正說之間
只听得有人叫道你三人不得退心我在這里等你們多時了三個回頭

看時只見佛殿背後走出來的正是昨日的婆七三個見了齊躬身唱
 喏婆七道三位大郎何來甚晚昨日傳與你們的法可與我施還一遍
 異口好用張屠道我是水火既濟葫荈兒口中念七有詞喝声道疾只見
 葫荈兒口內倒出一道水來叫声收那水漸七收入葫荈兒裏了又喝聲
 疾只見一道火光從葫荈兒口內奔將出來又叫声收那火漸七收入葫
 荈兒裏去了張屠歡喜道會了吳三郎去懷中取出紙馬兒來放在地上
 口中念七有詞喝聲疾變做一匹白馬四隻蹄兒巴巴的行吳三郎騎了
 半晌跳下馬來依舊是紙馬任遷去後殿撥出一條板凳來騎在凳上口
 中念七有詞喝声道疾只見那凳子變做一隻大虫咆哮而走任遷喝聲
 住那大虫漸七收了依舊是條凳子三人正逞法術之間只听得有人叫
 道清平世界浪蕩乾坤你們在此施逞妖法見今官司明張榜文要捉妖
 人若官司得起須連累我眾人听得慌忙回轉頭來看時却是一個和尚
 身披裂火袈裟耳帶金環那和尚道貧僧在廊下看你們多時了婆七道
 吾師恕罪我在此教他們些小法術和尚道教得他們好便不枉你用心

了教得他們不好空勞心力可對貧僧逞施則個婆七再教三人施逞法
 術三人俱各做了婆七道吾師我三個徒弟何如和尚笑道依小僧看來
 都不為好婆七焦燥道你和尚家敢有驚天動地的本事你會什法術
 也做與我們看一看則個只見和尚伸出一隻手來放開五個指頭七
 上放出五道金光七裏現出五尊佛來任吳張三個見了便拜三個正
 拜之間只听得有人叫道這座寺乃朝廷勅建之寺你們如何在此學金
 剛禪法術和尚即收了金光眾人看時却是一個道士騎着一匹猛獸望
 殿上來見了婆七跳下猛獸驚拳稽首道弟子特來拜揖婆七道先生少
 坐先生與和尚拜了揖任吳張三個也來與先生拜揖先生問道這三位
 大郎皆有法術了玄婆七道有了先生道貧道也度得一個徒弟在此婆
 婆道在那里只見先生看着猛獸道可收了神通那猛獸把頭搖一遙尾
 擺一擺不見了猛獸立起身來却是一個人眾人大驚婆七看時不是別
 人正是客人卜吉七與婆七唱個喏婆七道卜吉你因何到此卜吉道
 告姑七若不是老師張先生救得我性命時爭些兒不與姑七相見婆七

問先生道你如何救得他先生道貧道在鄭州三十里外林子裏所得有人叫聖姑七救我則個貧道思忖道此乃婆七之名為何有人叫喚急趕入去看時却見卜吉被人吊在樹上正欲謀害貧道問起緣由卜吉將前後事情對貧道說了因此畧施小術救了他太難婆七道原來如此恁的時先生也教得有法術了卜吉道有了婆七道你們曾見我的法術么和尚并道士道願觀聖作只見婆七在頭上取下一隻金釵來喝声道疾變爲一口寶劍把胸前打一劃放下寶劍雙手把那皮貝一拍七開來衆人向前看時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盈簷交加翠柏當門合抱青松遶殿仙童擊鼓一羣白鶴听經玉女鳴鐘數個青猿煨藥不異蓬萊仙境宛如紫府洞天衆人都看了失驚道好正看之間只听得門前發声喊一行人從外面走入來衆人都慌道却怎的好和尚道你們不要慌都隨我入來掩映處背身藏了看那一行有二十餘人都腰帶彎弓弩手架着鷹鷂也有五放家也有官身也有私身馬上坐着一個中貴官人來到殿前下了馬展開交

椅來坐了隨從人分立兩旁原來這個中貴官叫做善王太尉是日却不該他進內上班因此得暇帶着一行人出城來閒遊戲耍信步直來到黃坡寺中與衆人踢一回氣毬了又射一回箭賞了各人酒食自己在殿中飲了數杯便上馬一行人衆隨從自去了衆人再到佛殿上來婆七道做什麼的却原來一行人來作樂耍子也教我們吃他一驚張屠任遷吳三郎道我們認得他是中貴官在白鉄班住喚做善王太尉如法好善齋僧布施和尚听得說道看那明日去蒿惱他則個衆人各自散了只因和尚要去惱善王太尉直使那開封府三十來個眼明手快的公人伶俐了得的觀察使臣不得安跡見了也捉他不得惱亂了東京城鼎沸了滿州羣真所謂白身經紀番爲二會子之人清秀愚人變做金剛禪之客正是只因學會妖邪法斷送堂七六尺軀畢竟和尚怎的去惱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王太尉大捨募緣錢

九天玄女法多端
戒得貪嗔淫慾事

杜七聖狠行續頭法
要學之時事豁然
分明世上小神仙

話說善王太尉那日在城外閒遊回歸府中當日無事眾人都自散了次日官身私身閒漢都來唱喏太尉道昨日出城關走了一日今日不出去只在後花園安排飲酒教眾人都休散去且來園中看戲聞要子原來這座花園不止一座亭子佳景處甚多今日來到這座亭子謂之四望亭眾人去那亭子裏安排着太尉的飲饌太尉獨自一個坐在亭子上七自官身私身下及跟隨伏事的各自去施逞本事正飲酒之間只听得那四望亭子的亭柱上一声响上至太尉下至手下的人都吃了一驚看時不知是甚人打這一個彈子來花園裏來太尉道耐這厮早是打在亭柱上若打着我時却不利害叫眾人看是誰人打入來的眾人往亭中看時老大一個花園週圍墻垣又高如何打得入來正說之間只見那彈子滾在

亭子地上托地跳了幾跳一似碾線兒也似團七的轉七了千百遭大尉道却不作怪只見一声响爆出一個小的人兒來初時小被凡風只一吹漸七長大變做一個六尺來長的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墜金環大尉并眾人見了都吃一驚只見那和尚走向前來看著大尉道拜揖太尉見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好個僧家不可慢他抬起頭來還禮問道聖僧因何至此和尚道貧僧是代州雁門縣五台山文殊院行脚僧特來拜見大尉欲求一齋這大尉從來敬重佛法時常拜禮三寶見了這般的和尚來求齋又來得蹺蹶如何不驚喜大尉教請坐和尚對着太尉坐了道有妨太尉飲宴太尉命厨下一面辨齋向着和尚道吾師肯相伴先飲數杯酒這和尚道多感面前鋪下一應玩器食饌等物盡是御賜金盞金盤和尚道有心齋僧這等小盞子如何吃得貧僧快活太尉見說即時教取個大金鐘子來放在和尚面前太尉只是盞子吃和尚用大鐘子吃太尉教只頭斟酒和尚也不推故吃上三十來大鐘子太尉歡喜道不是聖僧如何吃得許多酒厨下稟道素食辦了大尉道齋食既完請吾師齋教搬將

和尚面前大尉面前些少和陪和尚見了素食拿起來吃只不放和筋太尉教從人入去添來這和尚飯來羹來酒來盡數盡吃教供結的做手脚不迭手下人都呆了大尉見他吃得也呆了道這個和尚必是聖僧吃酒吃食都不知吃在那里去了只見和尚放下碗和筋手下人道慚愧也有吃了的日子和尚道總飽了收拾過齋器點將茶來茶罷和尚起身謝了太尉七七喜歡道吾師齋不必致謝敢問吾師齋罷往何處去和尚道貧僧乃是五台山文殊院化主長老法旨教貧僧來募緣文殊院山門崩損用得三千貫錢修葺山門貧僧今日遭際太尉蒙賜一齋太尉若捨得三千貫錢成就這山門盛事願太尉增福延壽廣種福田太尉道這是小緣事不知吾師幾時來勾疏和尚道不必勾疏便得更好山門多幸太尉道吾師我把金銀與你如何和尚道把金銀與貧僧不便去買料物若得三千貫錢文甚好太尉暗笑道吾師你獨自一個在這里三十貫銅錢也須得許多人搬挑和尚道告太尉貧僧自有道理太尉即時叫主管開庫教官身私身虞侯輪番去搬銅錢來堆在亭子外地上

貫一堆共三十堆太尉道吾師三千貫銅錢在這里了路途遙遠要使許多人夫脚錢怎的能勾得到五台山和尚道不妨起身下亭子來謝了太尉喜捨不須太尉費力貧僧自有人夫搬挑去袖中取出一卷經來太尉口中不道心下思忖且看他念的和尚道僧家佛法甚大自把經來自誦一遍教一行人且開只見那和尚眨眼把那卷經去虛空中打一撒交成一條金橋那和尚望空中招手叫道五台山衆行者火工人夫我向善王大尉抄化得三千貫錢文你衆人可來搬去則個不移時只見空中經上衆行者并火工人夫滾上攘上下來都到四望亭子下將這三千貫銅錢馱的馱挑的挑搬的搬交叉往復霎時間都運了去和尚向前道感謝太尉賜了齋又喜於三千貫錢異日如到五台山貧僧當會衆僧撞鐘擊鼓幢幡寶蓋接引太尉貧僧歸五台山去也和和尚與太尉相辭了也走上那金橋去漸漸的去得遠不見了空中起一陣風那金橋依舊化作一卷經典隨風吹入空中去了太尉甚是喜歡教從人焚香禮拜道小官齋僧布施五十餘年今日遇得這個聖僧羅漢衆人都來與太尉賀喜後人詩曰

布施空門種福田
長安多少飢寒者

片言曾不吝三千
何不分些救命錢

自此善王太尉一家人也都稱讚聖僧彈子和尚把彈子和尚一個名頭霎時傳播京師並不知有舊名蛋子二字當日無事次日是上直日期太尉早起梳洗厠下祗應人從跟隨直到內前下轎入內來太尉當日却來得早些個往外待班閣子前過遇着一個官人相揖這官人正是開封府包待制這包待制自從治了開封府那一府百姓無不喜歡因見他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常懷忠孝之心每存仁慈之念戶口增田野闢黎民頌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潛文老謳歌喧市井攀轅截鞞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声振黃堂傳萬古果然是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正勝龔黃

當日包待制伺候早朝見了太尉請少坐太尉是個正直的人包待制是個清廉的官彼此耳內各開清听雖然太尉是個中貴官心中喜歡這包待制包待制亦喜歡這王大尉兩個在閣子裏坐下太尉道凡爲人在世

善惡皆有報應包待制道包某受職亦然如包某在開封府斷了多少公
事于那犯事的人必待斷治方能悔過遷善比如太尉平常好善不知有
甚報應王太尉道且不說別事如王某昨日在後花園內亭子上賞玩從
空中打下一個彈子七七內爆出一員聖僧來口稱是五台山文殊院化
主問某求齋某齋了他又問某化三千貫銅錢不使一個人搬去把一卷
經從空中打一撒化成一座金橋叫下五台山行者火工人夫無片時都
搬了去和尚也上金橋去了凡間豈無諸佛羅漢王某一世齋僧供佛果
然有此感應包待制道難得七七雖然是恁般順口答應口中不道心下
思忖道這件事又作怪世上那有此理漸七天曉文武俱入內朝罷百官
回了衙門包待制回府不來打斷公事問當日听差應捕人役是誰只見
階下一人唱喏却是緝捕使臣溫殿直包待制道今日早朝間在待班閣
下裏坐見善王太尉說昨日他在後花園亭子上飲酒外面打一個彈子
入來彈子裏爆出一個和尚口稱是五台山文殊院募緣僧抄化他三千
貫銅錢去了那太尉道他是聖僧羅漢我想他既是聖僧羅漢要錢何用

據我見識必是妖僧見今鄭州知州被妖人張鴛下吉所殺出榜捉拿至
今未獲怎奈京城禁地容得這般妖人指着溫殿直道你即今就要捉這
妖僧赴所見我溫殿直只得應喏領了台旨出府門由甘泉坊逕入使臣
房來所上坐定兩邊擺着做公的眾人見溫殿直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低
着頭不則聲內有一個做公的當時溫殿直最喜他其人姓冉名貴叫做
冉土宿一隻眼常閉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他便做得與溫殿直捉
了許多疑難公事因此溫殿直喜他當時冉貴向前道告長官不知有甚
事恁的煩惱溫殿直道冉大說起來教你也煩惱却緣太尹叫我上所去
說早朝時白鈇班善王太尉說道昨日在後花園亭子上飲酒見外面打
一個彈子入來爆出一個和尚問善王太尉布施了三千貫錢文去善王
太尉說他是聖僧羅漢太尹道他既是聖僧羅漢如何要錢必然是個妖
僧限我今日要捉這個和尚我想他既有恁般好本事定然有個藏身之
處他覓了三千貫錢文自往他州外府受用去了教我那里去捉他包太
尹又不比別的官員且是難事奉只得應承了出來終不成和尚自家來

出首沒計奈何因此煩惱再貴道這件事何難於今分付許多做公的各
自用心分路去遶京城二十八門去捉若是遲了只怕他分散去了温殿
直道說得有理你年紀大終是有見識看着做公的道你們分投去幹辦
各要用心衆人應允去了温殿直自帶着再貴和兩個了得的心腹人也
出使臣房離了甘泉坊奔東京大路來温殿直用煖帽遮了臉再貴扮做
常直的模样眼也不閉看那往來的人茶坊酒店舖內畧有些义色的人
即便去推查審問温殿直對再貴說道他投東洋大海中去那里去尋再
貴道觀察不要輸了志氣走到晚却又理會兩個走到相國寺前只見靠
牆邊簇擁着一夥人在那里再貴道觀察少等待我去看一看拈起脚來
人叢裏見一二百人中間圍着一個人頭上裹着一頂頭巾戴一朶羅帛
做的牡丹花腦後盆來大一對金環拽着半衣繫條繡裹肚着一雙多耳
鞋鞋露出一身錦片也似文字後面插一條銀鎗監幾面落旗兒放一對
金漆竹籠却是一個行法的引着這一叢人在那里看原來這個人在京
有名叫做杜七聖那杜七聖拱着手道我是東京人氏這里是諸路軍州

官員客旅往來去處有認得杜七聖的有不認得杜七聖的不識也聞名
年七上朝東岳與人賭賽只是奪頭籌有人問道杜七聖你會甚本事我
道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天之上地之下除了我師父不曾撞見個對手與
我鬪法術回頭叫聲壽乚我兒你出來看那小厮脱剝了上截衣服玉碾
也似白肉那夥人喝聲永道好個孩兒杜七聖道我在東京上乚下乚有
幾個一年也有曾見的也有不曾見的我這家法術是祖師留下燭火燉
油熬鍋煨碗煎做續頭法把我孩兒臥在凳上用刀割下頭來把這布袱
來蓋了依先接上這孩兒的頭衆飲看官在此先教我賣了這一百道符
然後施這自家法術我這符只要賣五個銅錢一道打起鑼兒來那看的
人時刻間推擠不開約有二百人只賣得四十道符杜七聖焦燥不賣
得符看着一夥人道莫不衆位看官中有會事的敢下場來問法玄問了
三声又問三声没人下來杜七聖道我這家法術教孩兒臥在板凳上作
法念了呪語却像睡着的一般正要施這法術解數却恨人叢裏一個和
尚會得這家法術因見他出了大言被和尚先念了呪道声疾把孩兒的

魂魄先收了安在衣裳袖中看見對門有一個麪店和尚道我正肚飢且去吃碗麪了來却還他兒子的魂魄未遲和尚走入麪店樓上靠着街牕看着杜七聖坐了過賣的來放下筯子鋪下小菜問了麪自下去了和尚把孩兒的魂魄取出來用碟兒蓋了安在桌子上一邊自等麪吃有詩為証

莫向人前誇大口

續頭神術世間無

小兒如玉得人憐

戲耍萬般皆可做

強中更有強中手

誰料妖僧竊魂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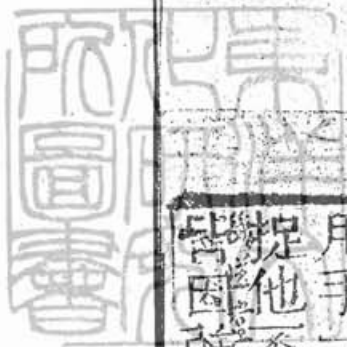
魂去魂來不值錢

何須走馬打鞦韆

話分兩頭却說杜七聖念了呪拿起刀來剗那孩兒的頭落了看的人越多了杜七聖放下刀把臥單來蓋了提起符來去那孩兒身上盤幾遭念了呪杜七聖道看官休怪我久佔獨角案此舟過去想無舟越了這家法賣這一百道符雙手搗起被單來看時只見孩兒的頭接不上眾人發聲喊道每常揭起臥單那孩兒便跳起來今日接不上決撒了杜七聖慌忙

再把臥單來蓋定用言語瞞着那看的人道看官只道容易管取這番接上再叩齒作法念呪語揭起臥單來看時又接不上杜七聖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眾位看官在上道路雖然各別養家總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適問言語不到處望着官們恕罪則個這番教我接了頭下來吃杯酒四海之內皆相識也杜七聖伏罪道是我不是了這番接上了只願口中念呪揭起臥單看時又接不上杜七聖焦燥道你教我孩兒接不上頭我又求告你再三認自己的不是要你恕饒你却直恁的無理便去後面籠兒內取出一個紙包兒來就打開撮出一顆葫荳子去那地上把土來掘鬆了把那顆葫荳子理在地下口中念咒有詞噴上一口水喝聲疾可霎作怪只見地下生出一條藤兒來漸長的長大便生枝葉然後開花便見花謝結一個小葫荳兒一夥人見了都喝采道好杜七聖把那葫荳兒摘下來左手提着葫荳兒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兒的魂魄教我接不上頭你也休想在世上活了看着葫荳兒攔腰一刀剗下半個葫荳兒來却說那和尚在樓上拿起麪來却待要吃只見那和尚的頭從

腔子上骨碌七滾將下來一樓上吃麵的人都吃一驚小膽的丟了麵跑
 下樓去了大膽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筋起身去那
 樓板上摸一摸七着了頭雙手捉住兩隻耳朵撥那頭安在腔子上安得
 端正把手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願吃麵忘還了他的兒子魂魄伸手去
 揭起碟兒來這里却好揭得起碟兒那里杜七聖的孩兒早跳起來看的
 人發聲喊杜七聖道我從來行這家法術今日撞着師父了却說麵店內
 吃麵的人沸七的說出來有多口的與杜七聖說道破了你法的却是麵
 店裏上一個和尚內中有温殿直和冉貴在那里听得這話冉貴道觀察
 這和尚莫不便是騙了善王太尉銅錢的玄温殿直道我也有些疑惑冉
 貴道見鬼不放鷹豈可空過冉貴把那頭巾只一掀招一行做公的大喊
 一聲都搶入麵店裏來見那和尚正走下樓眾人都去捉那和尚那和尚
 用手一指有分教鼎沸了東京城大開了開封府惱得做公的着了妖僧
 捉他不得惹出一個貪財的後生來死於非命正昇七非只為多口煩惱
 皆因強出頭畢竟當下捉得和尚灰且听下回分解



所
圖
書